

编辑:张永斌
美编/组版:赵文华

2014年1月24日 星期五

高兴宇推长篇史实小说 百万字写透春秋战国事

本报记者 张永斌

日照资深撰稿人、《读者》签约作家高兴宇是《好运密码》等数本畅销书的作者,里面选登的文章多是小品文、小故事。如今他转型推出百万字长篇史实小说《春秋战国》。小说分为《春秋战国·问鼎》《春秋战国·归一》上下两册,将在年后出版上市。



资深撰稿人 转型写小说

截至2012年,高兴宇共有2900余篇文章在《读者》、《青年博览》、《新故事》、《小说选刊》等报刊发表或转载,许多文章入选大、中、小学教材。也写出了《好运密码》、《社交物语》、《不自卑的世界》、《借物参禅》等数本畅销书。

高兴宇此前的这些文章多是小品文、小故事,为何将眼光放“大”、放“远”,用百万字写一部长篇史实小说呢?

高兴宇说,他认为中华文化成形于并且膨胀于历时五百五十年的春秋战国。如一鼓作气、不自量力、老马识途、假道伐虢、退避三舍、一鸣惊人、卧薪尝胆、围魏救赵、纸上谈兵、负荆请罪、窃符救赵、毛遂自荐、唇亡齿寒、远交近攻、狐假虎威、画蛇添足……这些脍炙人口的成语,都是出自春秋战国时期。

“对春秋战国时期进行深入了解后,我有了想把时跨500余年的历史写成一部系统小说的想法。”他说。

这个想法要付诸实际,颇有点儿难度。高兴宇说,如果将写作比作电脑程序,写小品文如同运行小程序、小软件,写长篇史实小说如同运行大软件、大游戏。“写得最艰难的时候,有种像电脑崩溃的感觉。”他调侃道。

走访多地博物馆 翻阅大量古书籍

高兴宇这些年先后到过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内蒙、河北、北京等地,认真参观了那儿的历史博物馆,实地领略了当地山水和风土人情。

另外,他查阅了各类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现,阅读了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等书籍,努力做到本部书稿所涉及的人物形象、历史情节、人文地理、风土人情基本符合史实。

之前的撰稿经历对他也很有帮助。高兴宇是写小品文出身,用写小品文的严谨、求实精神来撰写这部长篇。本书稿的中心思想就是弘扬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勇精神。这些,恰恰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。

他说:“常年写故事小说让我知道,读者每看一篇文字,如果读了十行还看不到精彩之处,这篇文章就无法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。所以我在写这部长篇时,让悬念、包袱处处存在。选取素材时,只留下精髓,放弃一切平淡和俗气。”

为此作者动了很多脑筋,让一个个诸侯国都有了各自鲜明特色,让君主、政客、将军、说客、刺客、壮士、美女、平民、少儿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出场简短而且有力。整部小说,没有生拼硬凑,而是一环紧扣一环,段与段紧密相接。

历时五年完成 黑发染上白霜

长篇史实小说《春秋战国》一书历时5年完成。这5年间,作者平均每天为此书撰写数个小时。书稿完成时,作者一头黑发染上了白霜。

本书稿曾在一家读书网站断断续续发布,至今点击数已近200万,曾长期列社会类榜首。许多读者观看后,在网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慨。“很吸睛,即了解了历史,又品位了故事。”一位读者说。

书稿虽长,但细节处理一点不含糊。如在人名处理上,尊重今人熟悉的称呼,如姬寤生做了国君后,本小说改用“郑庄公”这个人物称谓。虽然“郑庄公”是其逝后谥号,但依照当今流行文法,使用“郑庄公”。不过在小说的人物对话中,郑庄公生前,不出现“郑庄公”,在其逝后才在人物对话中出现“郑庄公”。

高兴宇介绍,此书将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,春节后上市,分为《春秋战国·问鼎》和《春秋战国·归一》上下两册。

○编者按

腊月到,天空中飘散着年味。几位作者写出了他们眼中的“年”,刘东阳、张华咂摸年的滋味、品尝年的味道。柳萌则写回家的乡愁。

王祥英的“一个难忘的大年夜”令人想起传奇奶奶姜淑梅笔下的“乱时候,穷时候”。尹衍庆为我们展示木版年画的五彩世界。焦安铭敬奉太阳,笔触间透出的是年节对爹娘的情愫。

让我们读年,品人生。(张永斌)

一个难忘的大年夜

□王祥英

小时候,我们家很穷,穷到什么地步呢,眼看要过大年了,父母却在为没有柴烧而发愁,后来听说离家几十里地的化肥厂外边有煤核可以捡,父母提着一个蛇皮袋就去了,回来时,两人一脸的兴奋,因为他们竟然捡了半袋子的煤核。

当天晚上,我听见父母在商量,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,大家都忙年了,去捡煤核的人肯定少,我们去一定会捡更多。于是第二天父亲早早起床,杀掉了家中唯一的一只鸡,收拾干净,生上煤炉之后,我和哥哥在家看着煮,然后与母亲又去捡煤核了。

煤核烧起来很旺,约莫半个时辰之后,鸡就熟了,满屋子都是浓浓的香气,我与哥哥的口水就流了出来,但是谁也不敢动那只鸡,因为我们都怕脾气暴躁的父亲那宽大的巴掌,咽了好久的口水,哥哥对我说:“不知这鸡熟了没?”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,茫然的看着他,哥哥又说:“如果这只鸡不熟,爸爸要埋怨咱们的。不如,咱俩尝一尝!”我那时很小,自然举双手赞成,于是哥哥拿筷子夹了一块鸡肝,他吃一口,我吃一口,吃完之后,哥哥说:“我怎么觉得这鸡不太

熟。我们再尝一块吧!”这次,哥哥竟然夹出了一只大鸡腿。

就这样三尝两尝的,一只鸡很快就让一对馋嘴的小哥俩吃的只剩下一堆骨架,我们这才意识到闯了大祸,只好战战兢兢的在家里等着父亲的一通臭揍了。

很晚,父母才回到家,都是一脸的不高兴,因为他们袋中的煤核很少,问起才知道,原来今天去捡煤核的人竟然比平时多了许多,因为大家都和父母持一样的心理,都以为大年三十捡煤核的人肯定少,结果就凑在了一起。

看着父亲阴沉的脸,我跟哥哥都想,完了,今天的痛揍是免不了的了。

接着,父亲看到了桌上的一堆骨架,他上前一步,掀了掀锅盖,那脸色阴的能挤出水来,他一把就把我跟哥哥拽了过去,扬起了那只吓人的宽大的巴掌,我跟哥哥吓得闭上了双眼。

巴掌最终没有落下来,我的耳畔只传来了父亲重重的一声叹气声“唉”。

直到多少年之后,我才理解了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的巴掌为什么没有落下来,才理解了他的那声“唉”。

咂摸年的滋味

□刘东阳

进了腊月就是年,各种忙。

喝过了腊八粥,腌了腊八蒜,收了风干的肉肠。

尽管这北方偏南的家乡,此时,少了雪和寒的映衬,年味还是逐渐浓郁起来。

年年过年,年年相似,年年都在咂摸年的滋味。

人生,恰逢四十,于这年味就有了三世的感触。

儿童年少,年就是个欢,尤其是欢在夜间;花甲以上,年就是个祥;而我辈,突兀了一个忙字。

少年时,家在乡村,过年就是狂欢。

进了腊月,家家户户的灯都似乎长明起来,孩子们剃过头,撵着大人揭了画字,冬夜的街巷,他们比疯狗跑的还要畅快。看着他们手里的火石不时的擦过乱石墙或者点着火绳轮着圈,猫、狗跟在后面,很是失望了往昔街巷狂欢者的面子。

慢慢地,孩子们开始从家里的炕上,把大人们炕着的鞭炮偷着一个个撕下来。会玩的孩子,已经把鞭炮里面的火药装到了用自行车链子片组装的火柴枪里,半夜里,到处都能听到冷枪。

扫净屋,贴好对子,拜过年,领完磕头钱,还没到元宵,孩子们就打出灯笼,拉出高粱杆扎得汽车,出来比气派了。这时,街巷里,狗声猫声,孩子们的笑声跟哭声,夹杂在一起。

因为一不小心,歪了灯笼或者汽车里的蜡烛,着了火,自然有哭有笑。

一人一世,几岁几心态。花甲以上的人,到了蹲墙根的年龄。大多数,白天捎个板凳,集体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,抽个旱烟。少数有些脸面的会去村里的剃头铺,那里暖和热闹,几乎一蹭就是半天。

看似上了岁数的人,似乎对于年没了兴致。可是,到了小年、年三十这些需要祭祀的日

子,他们可不含糊。辞灶,要熬几个碗,必须磕头等,他们会说话。大年三十的敬天地君亲师等一系列行为,他们会亲历亲为,并且突然就成了严密监理,盯得孩子们紧箍地,放上了拦门棍,就不能乱说话。

他们,经历了社会、人生的诸多。对于他们,年,已经是祈福的日子,图的就是又一年的祥。

中年人过年,能不忙吗?

女的要淘麦子烙煎饼,加工各种面,蒸馒头、发团、做豆腐,还要给家里人做衣服鞋帽,当然,鱼冻肉冻等各种美食,也是要准备的。

年前,男人忙,忙着给女人当下手。当然,茶猪头、熬猪头肉这事,是男人显摆手艺的时候。

年后,男人忙,就是忙着喝酒了,一直要喝到正月。

又是一年,忙中开始了求静。

年,已经不是心里的一团火或一把麻,急躁或焦躁,年总要过。

看身边人,大年,有的过乡土味;有的过异地味;有的过宗教味。不知何时,一些朋友过年习惯了去佛家跟道家的场所,还有一些家庭门前也有基督教的春联。

人世红尘,宗教亦是红尘人事。

红尘里的年,是红尘的繁华霓裳,一年一披戴,一年一浓妆。犹如庙会的唱戏,戏本相同,听得却是腔调。

年,总要来,总要过。穷,穷过;富,富过。

而有深谙世事者曾说,年是给官老爷们过的。他说的是,以前,官老爷们过年过节是用来收礼的。

今年又到过年时,却是清廉风起,官与民渐渐同位同尊。

犹如春联一幅:同祝升平日,共沾大有年。